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四十二回 聽秘密昭雪沉冤 訴反平重見天日

卻說王昕悄悄到了倉前，探得了一些影蹤，把錢寶生、葛三姑二人捉到船中，回到餘杭縣來。劉錫彤已得了信，說欽差的官船，直放倉前，心中很是狐疑。這時來到餘杭縣碼頭，錫彤早在碼頭上迎接，見官船到來，忙先在岸邊跪下恭請聖安，遞上手本。王昕在船上聽得餘杭縣在岸上迎接，即悄悄向差人說了一計，那差人領命，即到岸上請劉知縣下船。到了舟上，王昕卻並不見面，引了錫彤到後面一間艙中。錫彤一看，裡面早準備下了一張床鋪，鋪上灶具齊備，差人笑道：「請大人不必回去，就在船上住下了一同進京嗎。」錫彤一見，嚇得一跳，甬道已被欽差押住，也無法可施，只得住下，這便是王昕的妙計，怕錫彤一則逃走，二則又化錢運動，這般出其不意，預備下鋪，把他押在船上，那差人自去回復了王昕，又向餘杭縣的差人說了。餘杭縣差人聽得老爺押在船上，慌忙回去，報給林氏知道。林氏大驚，知是不好，暗想不如自己同了子和，叫了只舟，帶了銀子，隨同官船，一同進京，到京中去想法。好得自己的嗣來哥哥，正在京中候補，去年曾信來借錢，沒有答應，想必是窮，這一回只須多給他一些，自能出力幫忙。除此之外，也無別法。這時子和也回到家中，聽得父親被押，很是發急聽得林氏說是進京設法，點頭稱好，忙命人叫了只大舟，收拾了銀子行李下舟，跟了官船同行。王昕的官船把錫彤押在船上，即開舟到了杭州，王昕上岸，自有當地官員接過，王昕并不另打公館，即到了巡撫衙門，立即升堂，命差人在監中吊出了楊乃武、小白菜二人，吩咐押解二人，把二人解進京去。又把乃武、小白菜二人用秤稱過，吩咐差人道：「這二人如今交給你們，到了京中，倘輕了一斤，重責一百，輕了十斤，重責五百，若有一人發生變故，便把你們幾人抵命。若是重了一斤，賞銀一百，十斤賞銀五百，路上好生伺候。差人們忙連聲應諾，這便是王昕怕差人得了賄賂，在路上害了二人性命。這般吩咐，差人那裡再敢疏忽一些，因此二人一路上很是舒服，一些沒受苦楚。王昕把錢寶生、三姑二人也交給差人，一同解進京去。見事情就緒，也不停留，逕自下船，開回京去，在庭上把三姑送的東西解開一看，卻是只打黃金表，連著一條表鍊，上面印著一個劉字，正是劉子和送給小白菜的東西，心中十分奇怪，暗想：「這表要三百餘元一個，自己常想買他一只，因價錢太貴，沒有買得，如何葛家倒有這般貴重物件呢？而且表鍊上又印著個劉字，是什麼緣故呢？只是思想不出，只好罷了，將表藏過。一路上很是平安，只是後面常跟著一只大舟，船中有個漂亮少年，便是同錢寶生談話的一個，一問這船，卻是劉錫彤的家眷，心中便懷疑這少年定是錫彤的家族，同這案多少有些關係，當下也不能明白，那裡知道這少年即是劉子和，正是毒死小大的正犯呢。那一天到了京中，把一應人犯，交在監中，王昕自去覆旨。又同夏中堂親視王相見，約定俟刑部開審，都去聽審。朝廷又派了王昕監審。刑部雙大人早定下了日期覆審，查一個水落石出。

卻說林氏、子和到京中，林氏忙帶了十條金條同了子和，來看嗣來的哥哥林子義。林家自林氏出嫁，老夫婦二人相繼去世之後，一應家財，都被林氏帶走，子義嗣進去的時候，只剩了一所破大房屋，因此把林氏恨如刺骨。子義娶妻吳氏，用了幾番苦功，倒也考得功名，在京中候補。清朝的候補京官，最是窮困，子義越發的連衣衫不周，除了自己一身箭衣外套，吳氏的披風，也當掉了。去年向林氏借貸，又沒借到。今天聽得林氏到來，欲不見面，還是吳氏接了進去。林氏見過哥哥，即把錫彤的事情，說了一遍，托子義設法，又取出十條金條，作為謝意，子義當初一理不理，怎當著十條黃澄澄的金子，不由得不動心了，即滿口答應，明天來聽回音。林氏、子和告辭回去，子義暗想：這事只要沒人招出實情，刑部也沒有辦法，使犯人招，只須不用刑具，使犯人不痛苦，這般一想，覺得這事只須去運動刑部的衙役差人，托他們凡有關係的人，不能用刑，便不妨事了。想定主義，即出去找了刑部的衙役頭兒，同他商議，許下了三千五百兩銀子，先付二千五百，一千事情辦好再付。衙役頭兒方納，點頭答應。子義興匆匆的回去，明天林氏到來，子義即把托好衙役的話，向林氏說了。卻說是許下了四千銀子，林氏很是歡喜，即去兌了銀子，交給子義，子義賺了五百，先將二千五百交付妥貼，一千兩存在店上，候事情就緒，再交付他們。事情辦好，已到了開審日期。

這一天早上，醇親王夏同善中堂，都到了刑部大堂，在堂後竊聽。王昕卻在堂上設下一座坐下，監督審問。刑部雙大人正中坐定，戶部、禮部兩位尚書，在旁陪審。一應人犯，俱已提在下面。三部衙役，站立堂下。門子侍立後面，師爺坐在一旁，好不嚴整威肅。刑部雙大人先把劉錫彤傳上堂來，并不問話，命錫彤立在一旁，桌上卻把乃武一案的文書口供，放在上面，方翻了開來，陡的見乃武的畫供都是屈打成招四個蝌蚪文字，心中不覺暗暗佩服，乃武很有主意。一切就緒，先把乃武提上堂來。乃武這時都已經是葉氏告的部狀，一切有醇王爺夏中堂作主，暗想這一堂不把劉錫彤扳倒，也不能出以前的這口惡氣。到了堂上，跪下之後，雙刑部正待動口問，卻見乃武把褲帶解開，露出了創痕布滿的瘦臀，向地上一伏道：「請大人責打。」這一來，把眾人看得奇怪起來。雙刑部暗想：如此看來，必有那一堂先打後回，即喝問道：「楊乃武，那一個衙門有先打後問的規矩？」乃武道：「餘杭縣先打後問。如此說來，大人是青天了。」方把褲子扯起，仍回身跪下。雙刑部聽得，心中大怒，早向劉錫彤看了一眼，暗道：「好呀，你竟先打後問，怪不得要屈打成招咧。」這也是乃武的妙計，冤劉錫彤先行犯法，其實這一項卻并不如此。錫彤也知道乃武這個意思，只是又無人作証，沒有先打後問，真是百口難辯，只能暗恨乃武。雙刑部便喝問道：「楊乃武，你把自餘杭縣開審，直到如今的事情，細說一遍，毒死葛小大究竟是不是你呢？」乃武這時，即叫了聲冤枉道：「青天大人，小人實是冤枉的呀，那裡有什麼毒死小大的事情，都被餘杭縣屈打成招的哩。因此小人在供狀上，也寫下了屈打成招的花押哪。」雙刑部微微一笑道：「這倒虧得你思想出。」即把乃武的花押是「屈打成招」四字，給劉錫彤看了，錫彤不禁呆了，暗想乃武實是利害，花押竟寫了屈打成招四字，到如今也沒奈何的了。乃武接著把自己中了一百另四名科舉，在餘杭縣拜客，被劉錫彤假作請宴，席間將自己拿下審問，如何用天平踏扛，自己定不屈認，結果被餘杭縣用了炮烙非刑。方受刑不過，屈打成招，細細的說了一番。雙刑部聽得劉錫彤用炮烙非刑，心中越發大怒，忙命人驗看，乃武身上有火傷幾處，知道乃武的言語是實，不覺又向錫彤看了一眼，這炮烙乃上非刑，竟敢胡亂使用。錫彤只剩了顫抖的份兒，那裡說得出話來，乃武又把餘杭縣民屈打成招之後，怎地知府陳魯重審，又受了重刑，不能不招，直到詹氏臬台衙門告狀不准，撫台衙門告狀，步軍統領衙門告狀，非惟沒有昭雪，連詹氏兒子、抱告姚士法，都關入監內。胡學政到來，自己又受了許多大刑，實是受弄不起，仍然屈打成招，每過一堂，沒一次不受重刑，因此遍體鱗傷，足脛將斷，倘是不招，早已死在刑斃，今天也不能來見青天大人的了。」

這一席供狀，說得淒慘萬狀，聽的人沒一個不點頭嘆息。雙刑部又細細問了乃武同小白菜怎樣關係，乃武便一點不虛，把小白菜在自己家中成好，小白菜欲同小大悔婚，虧得自己以正義相勸，成就了他們夫婦團圓，自己又因了妻子諷規，猛然醒悟，同小白菜斷絕關係，曾經寫書信勸小白菜歸正，知道葛家貧苦，常周濟他們。自小白菜搬到太平街居住，自己除了圓房的一天去吃過喜酒，兩年之內，未曾去過一次，直到進省赴試，方去探望了他們一次，又周濟了十兩銀子，以後便在省內，沒有回去。小大怎樣的死，自己也不知道。因了什麼，小白菜要恩將仇報，自己也不明白，一一說畢。又叩頭道：「小人今天得見青天，便是死在九泉，也瞑目的了。」雙刑部暗暗點頭，暗想乃武尚不愧是個好人，當下即命人把乃武帶在一旁，把小白菜帶上。一看果然標致，怪不得出名叫小白菜了，便喝問道：「葛畢氏，奸夫究竟是誰，從實招來。」小白菜卻仍叩頭道：「大老爺是青天，小婦人怎敢說謊，是楊乃武。」雙刑部聽得仍是乃武，即大喝道：「你這刁惡婦人，不打如何肯招？」即命打了四十皮掌，無奈用刑的都受了林氏的錢，小白菜這四十皮掌，一點不痛，越發相信了林氏，便假作哭叫道：「青天大老爺，就是打死小婦人，也只得楊乃武一人呀。」雙刑部暗想，這事須得問三姑，她是個傻子，或者可以問出，即先把寶生叫上，問他賣藥給誰，也說是乃武。雙刑部也打了四十再問，可是寶生口中雖是喊痛，實則一些不痛，雙刑部知道問不出來，即把三姑帶上，喝問道：「葛三姑，誰毒死你哥哥的。」三姑道：「是楊乃武！」只因三姑是和暗中許她一百塊錢，叫她只說乃武，雙刑部暗想，這傻子受了痛苦，總得招出，便喝道：「胡說，給我上拶子。」差人即上來套了，刑部喝一聲收，兩旁即把繩一收，可是也是假的。三姑卻是傻子，不知假作疼痛，覺得不

痛，便不哭不叫，只向著擗子呆看，嘻嘻的笑了起來。

這一來，雙刑部瞧出了破綻，暗道不好，這般看來，差人都受了賄賂的人，所以用刑不痛，如何以可審了真情呢？頓時心生一計，忙叫鬆刑。這時衙役頭兒方納也覺得要被堂上看用刑不痛，正欲令用刑差人，真的收三姑一把，使三姑叫痛，卻已被刑部叫了鬆刑，方納也無法可想。雙刑部沉吟了一回道：「即是都供了是楊乃武，自然奸夫是楊乃武了。如今也不用再審，罪名已定，明天午時正法，明正典刑。」說畢，命差人將一應人犯都帶下去，不再審理。這一來，出于眾人意外，王昕大為詫奇，又不能說話。乃武聽得，也大吃一驚，即高叫道：「小人尚沒有畫供，如何以可定下罪名呢？」雙刑部道：「不用畫供，明日午時正法。」一旁的劉錫彤大喜過望，忙道：「大人，那誣告的葉氏呢？」雙刑部冷笑道：「葉氏嗎？也一同正法就是。」楊乃武正欲再說，雙刑部早指揮差人，押了下去。一剎那間，都押下堂去。雙刑部又悄悄的命門子把劉錫彤監住在部內，不准回去，一切吩咐就緒，即退堂進去。早見醇親王同夏中堂，都是滿面怒容，立在後面。王昕也退下堂來，見了雙刑部，忍不住道：「雙大人你審的什麼官司？」雙刑部笑道：「王爺同二位大人不必動怒，卑職自有緣故，請到了裡面細細奉告吧。」三人到了裡面，一同坐下。醇親王先忍不住問道：「雙刑部，有什麼緣故呢？」雙刑部不慌不忙，把在堂上瞧破差人受賄，用刑不痛，問不出口供，因此只說將乃武等正法，安了納賄人的心，停一回只須說賞一席給乃武同小白菜決別，使二人在一處相會，乃武定得盤問小白菜何以攀供于他。小白菜因了明天已要正法，自然可以說出。我們隱在後面，細細聽小白菜的言語，這案即能水落石出了。三人聽了，方恍然大悟，忙請雙刑部前去準備。

卻說乃武在刑部大堂之上，聽得傳命明天正法，渾如青天霹靂，欲待分說，已被差人帶下堂來，仍禁入監中。乃武暗想，歷來審案，就是小小的知縣衙中，也須犯人畫供，方能定下罪名，今天在刑部大堂，倒不須畫供，便草草定罪，決無此理。不禁想到雙刑部問案的神色，同自己并不疾言厲色，決不是立即定罪的情形，內中定有緣故。正在監中納悶，忽地外面有人叫道：「楊乃武可在裡面？」便聽得禁卒答應，乃武不知是誰，忙定睛看時，卻是個長隨，見了乃武，笑道：「楊舉人，刑部大人因了舉人明天便是受國家恩典，特地賞下一桌酒飯，作為訣別。」乃武一聽，覺得事情很是蹊蹺。又見來提的人不是衙役，卻是長隨，知道定有緣故，即點頭道：「多謝大人費心。」即由長隨扶了，一路到了刑部裡面一間空屋之中。一席酒肴已安排就緒。長隨笑道：「你且坐了，我還得同你找一個同伴來咧，使你也快活一宵。」說畢，即匆匆便去。乃武在席上坐下，四面一看，見後面一帶薄板，又聽得長隨言事，猛的醒悟，暗道不要後面已隱下了刑部大人，特地要竊聽我同小白菜的言語，如此說來，倘是停一回果是小白菜到來，自己所料一些不差，定得把小白菜迫出真實口供，自己便有昭雪之望。這般一想，在黑暗之中，又生了一線光明。停了半個時候，聽得腳步響處，走進了二人，一個是方才的長隨，一個卻是小白菜。小白菜自刑部大堂下來，知道明天便是正法，十分悲哀，只是也無法可施。正哀哀痛哭，卻有長隨到來，說是那刑部賞下酒飯命她去吃。小白菜也不知道因何賜了酒筵，不能不去，只得隨了長隨，一同到了裡面。方欲踏進門去，見裡面楊乃武坐在內，不禁呀一聲退了出來，暗道：我害了他的性命，真是恩將仇報，見面之後，羞也得羞死的了。長隨見了，忙笑道：「小白菜，明天便得訣別了，難道今天還有什麼羞恥的呢？而且你也得同楊乃武訣別一聲啊。」小白菜覺得這話不差，既已害了乃武，還不同他訣別一聲嗎？而且也不能不進去相會，沒奈何脹紅了粉顏，走到裡面。長隨卻把門一關，自去復命。

乃武見真是小白菜到來。不由得精神陡長。嘆了一口道：「生姑，事已如此，你且坐下。只剩下今天一天咧。」小白菜見乃武并不怨恨，仍和顏悅色，覺得萬分對不住乃武，只是到了這時，也翻不過來了，便流淚道：「二少爺，如今也不必說了，下世報你的恩典吧。」乃武又嘆了一口氣，提起酒壺向小白菜杯中斟道：「你且飲一杯酒。我們起初也是一杯酒成就了今天的孽緣。」小油菜聽提起初情，越發泣不可抑，便嗚咽道：「這都是我一時之差，對二少爺萬分的疾心，也沒奈何的了。」接著把酒一飲而盡。乃武不由得又嘆了一口，又道：「生姑，如今罪名已定，明天便得訣別，我有一事，很不明白，須問個清楚，死也不做個糊塗鬼兒。究竟你為了什麼，一定要攀供我呢？」這也是乃武料到後面有人，欲逼出小白菜說話，因此這樣動問。小白菜聽得，卻只是哭泣，嗚咽道：「如今也不必說了。總之我來生報答二少爺吧，這一次是我害了你了。」乃武忍不住垂淚道：「如今自然是沒奈何的了，我死卻不要緊，只是害了我的姐姐，為了我也受了一刀之苦，我如何有面目會見地下的雙親呢？你想她因了我冤孽，千里迢迢，趕進京來。在刑部告了冤狀，結果非惟沒有昭雪，反害得她受了誣告之罪，餐刀身亡，叫我怎樣不悲傷呢？」說畢，也飲泣起來。小白菜聽得得，倒奇怪起來，林氏明明說是子和告的部狀。如何倒是葉氏告了呢？忙問道：「究竟是誰告的部狀呀，不是劉子和告的嗎？」乃武苦笑道：「有誰敢告呢，除了我姊姊之外。劉子和他最好我們死了，如何還肯到刑部告狀雪冤呢？」小白菜到了這時，方才大悟，自己完全受了林氏之騙，倒害了乃武姊弟二人，忍不住把子和恨得癢癢地，覺得這事還是說明的呀，也能使乃武原諒自己，是上了子和的大當，即哭著道：「二少爺，你那裡知道，都是我一時糊塗，上了人家大當，反害了你的性命，如今事已至此，我實話告訴了你吧。可惜我這時醒悟，已是遲了。」乃武最希望這樣，忙道：「你究竟上了誰的當呢？」小白菜道：「都是餘杭縣的兒子劉子和，害我們的。」接著把錢寶生用春藥起，毒死小大，自己沒有知道，是和托寶生放在三姑去配的藥中，自己那裡明白，煎了給小大飲下，便毒死了小大。同了林氏、子和如何進監哄騙自己，攀誣乃武，以後每開一堂，林氏來騙一次，劉知縣運動一次，所以沒有審清，直到如此地步，一一向乃武說了。乃武方才明白，不禁嘆了一口道：「這也是前世冤孽，如今也不必說咧。」這時，夏中堂、醇親王、雙刑部、王昕都在後面的一間屋中，竊聽二人的言語，把小白菜的一番言語，聽得明明白白，早錄了下來。聽他們說畢，雙刑部早使差人進去，自己同了王昕等四人，也走將進去，把小白菜嚇得一呆，乃武卻在意料之中，心中暗喜。雙刑部道：「葛畢氏，你的言語我們都聽得，如今案情大白，快畫下了供，我自當替你們伸雪。」小白菜暗想：「原來雙刑部說是明天正法，卻是用的妙計，如此說來，乃武的冤獄已昭雪了。」本來子和只要用春藥的一事，已是該死，這一回也是天理昭彰，既畫了供狀。當下雙刑部仍把二人提回監去，吩咐小白菜不能聲張，不然，你的性命不保，小白菜應了，同乃武回到監中。雙刑部同了夏中堂、醇親王、王昕四人就在屋內坐下，商議明天怎麼捉住子和。王昕道：「這也是沒憑沒據的事，如何可以使他有個見據，方能按律定罪呀。」雙刑部沉吟了一會，頓生一計，悄悄地向三人說了，三人大喜，都點頭說好。雙刑部即喚過兩個伶俐差人，悄悄吩咐了一回，明天依計辦理。差人領命自去，雙刑部等四人，各回家中，只待明天，可以審結這潑天冤獄。

到了明天，醇親王、夏中堂、王昕三人早到了刑部，只待差人回報。卻說林氏同了子和，昨天聽得已是結案，今天乃武、小白菜、葉氏三人，午時正法，心中大喜，預備今天去瞧了法場，便大事就緒。子和想起了小白菜的恩情，不忍使小白菜無人收尸，著人買下棺木衣裳，準備小白菜死後安殮。到了辰末光景，正欲同林氏同到法場，只見來了兩個差人，問道：「那一位是餘杭縣的少爺？我們奉了老爺之命來了的。」子和聽得是父親遣來，信以為真，即點頭應道：「有什麼事情呢？」差人道：「老爺命我們來向少爺說，小白菜幫了他許多的忙，要算是自己人了，而且同少爺相好，因此要作為媳婦看待，停一回死後，將小白菜靈魂招回，回去招魂立座，要請少爺親自寫一個靈位，到法場上。俟小白菜正法之後，少爺悄悄執在手裡，喚叫三聲，小白菜的靈魂便能隨著回去。又命我們沿途買了神主。」說畢，把一個楠木神主取出，交給子和道：「少爺快些寫吧，時光差不多咧。」子和聽得，信以為真，那裡知道是雙刑部的妙計，這般一寫，便成了真憑實據，不是奸夫，怎樣要替小白菜立座台呢？子和取過神主，即筆墨取出，問道：「怎樣寫呢？」差人道：「老爺說是由少爺的稱呼呀。」子和一思，由自己稱呼，自然是妻子了，便在神主上寫：我妻畢生姑之神位。寫好之後，向差人道：「對嗎？」差人假作接過觀看，陡的冷笑一聲，把神位藏好，一個差人，袖中抖出鐵鍊，向子和頭中一套，鎖好了道：「好，就請你到刑部去走一趟吧。」子和大驚，知道了個大當，只是到了這時，也無辦法，早淚流滿面，被差人拖下。林氏一見，知道不好，卻見門外又走進兩個差人，把林氏也鎖了就走，同子和一齊解到刑部。雙大人等四人聽得子和、林氏捉到，十分歡喜，立即升堂，把一應人犯吊出監來，劉錫彤也提到堂上。子和、林氏都跪在下面，錫彤一見，早嚇得面如土色，渾身立抖。雙刑部先把乃武叫上，安慰道：「你的冤獄都已明白的了。」即命在一旁跪下，又把小白菜帶上堂來，問了一

遍，小白菜今天把子和恨如刺骨，非比往日，即一字不瞞，依了昨天向乃武說的，說了一遍，當下畫了供狀，方將子和提上堂來。差人把神主呈上，雙刑部冷笑一聲道：「劉子和，快把謀死葛小大，陷害楊乃武的實情，從實招來。」子和忙叩頭道：「大老爺，小的并未毒死小大，是楊乃武。」雙刑部大喝道：「你既不是奸夫，寫這神主何用？又把葛畢氏稱為妻子，即此一點，即能定罪。不打如何肯招？」即把原簽連同擲將下來，喝道：「給我重打一百。」這天的差人，知道不能再刑不痛，即上來把子和拖翻，狠命的打將起來，子和那裡受得這般痛苦，方打了三十，即哭著極叫願招，雙刑部即命停打，喝道：「快些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子和到了這時，知道事情已被刑部查得明明白白，不能不招，即把前後事情，如何後會見了小白菜，同錢寶生設法用春藥成好，小大瞧出破綻，自己懷恨，同寶生商議下毒，恰是三姑配藥，即把砒末放在藥內，毒死小大，小白菜并未知道，後來葛文卿告狀，自己方在杭州，父親准下狀子，如何命小白菜攀誣乃武，劉錫彤如何納賄，知府陳魯、臬台蒯賀蓀、撫台楊昌睿、學政胡瑞瀾，同了錫光、邊葆誠、羅子森、顧德恆、龔世潼等，都得了多少賄錢，因此乃武不能昭雪，前前後後，細細的招出。雙刑部命子和畫了口供，帶下堂去。又喝問劉錫彤賄賂的情形，錫彤這時，已面無人色，只是子和已招，不招徒然受苦，也一一招認，也畫供帶下堂去。又將錢寶生、林氏二人，一一問了，都招了出來。這般一件冤獄，到這時方才水落石出，雙刑部見諸事就緒，即命人先把眾人仍下了監，方退下堂來，同醇親王、夏同善、王昕三人相見，都很歡喜，便一同商議怎樣復旨，同了怎樣定罪。王昕道：「這案的小白菜葛畢氏，論理呢，毒死丈夫，她并不知道，無死罪之理。但是這案總是因奸謀斃夫親，豈有奸夫受了大劈，淫婦不死的理，又加著她攀乃武可惡，不過也是受人之愚，定起罪來倒很困難。」醇親王想了一回道：「這卻不妨，盡可定了死罪，待我去打動太后，下旨特赦，豈不是兩全其義了嗎？」三人都點頭稱善，當下即擬定了正犯劉子和因奸謀命。定了斬立決；小白菜因不是同謀下藥，改罪量等絞決；劉錫彤充發黑龍江，不准取贖；林氏隨夫同往黑龍江；錢寶生同謀人命，絞決；葉楊氏弟姊性重，免究；楊乃武犯下奸淫有夫之婦，杖一百；詹氏母子開釋。浙江巡撫楊昌睿、寧波知府邊葆誠、杭州知府陳魯、湖州知府錫光、喜興知縣羅子森、候補知縣顧德恆、龔世潼、學政胡瑞瀾，俱是追繳賄銀入官，革職永不敘用。按察司蒯賀蓀已死，賄銀入官；巡撫門丁沈彩泉杖一百，流二千里，王心培、沈體仁各杖八十，沈喻氏杖一百，葛文卿免究。尚有餘杭縣學府章睿，因不查清根由，失察免職。一切都已擬定，請雙刑部、王昕二人上奏，方各自回去。

不想到了晚間。禁卒來報，說是劉錫彤畏罪自縊身亡。雙刑部便把禁卒重重的打了一頓，方命把錫彤尸身驗過安殮。過了一天，奏章已上，批旨下部，准所奏施行，又要召見小白菜。只因醇親王到了宮內，向慈禧太后盛道小白菜的標致，慈禧太后最喜歡是標致的女子，便下旨召見。雙刑部忙把小白菜送進宮去，太后一見，果然美麗，很是歡喜，即問起案中根由，小白菜一一跪奏，太后十分可憐小白菜受了子和所害，即下旨特赦小白菜無罪，小白菜忙叩謝大恩，仍出宮來。不多幾天，子和、寶生都已正法，人心大快。其餘的人，打的打，徒的徒，革的革，放的放，都辦理清楚。這一件天也似大的冤獄，方才冤昭雪。只是乃武已是雙踝腫爛，遍體鱗傷的了。乃武出獄之後，同葉氏叩謝了夏中堂，因傷痕遍體，要緊回去醫治，即同葉氏母子媳婦三人，一同回去，同詹氏夫婦父子相見，都是又悲又喜，宛如隔世重逢。乃武的傷痕，直養了一年，方才痊愈。小白菜回到倉前，便看破紅塵，在餘杭縣准提庵出家為尼，法名慧定。以後葛三姑、沈喻氏、王心培等如何結果，同了林氏的結果怎樣，因不在本案之內，也不再述。後來小白菜死了，骨殖葬在餘杭縣東門外文昌閣旁，乃武即在上面造了個骨塔，塔柱上鐫了兩首七律，乃是楊乃武的手筆。詩曰：

自幼持齋顧守真，此身本不戀紅塵。冤緣強合皆前定，奇禍橫加幾莫伸。縱幸撥雲重見日，計經萬苦與千辛。略將往跡心頭溯，靜坐蒲團對碧簾。

頂禮空王了此身，曉曉悔作不平鳴。奇冤幾許終昭雪，積恨全消免覆盆，涇渭從來原有別，是非誰謂竟無憑。老尼自此真離脫，白水湯湯永結盟。

在這兩首詩上看來，已可知道楊乃武一案的經過千辛萬苦，險些兒成了覆盆之兔，正是：  
冤緣強合，奇禍橫加。千辛萬苦，重見天日。